

希腊奇人 佐尔巴

[希腊] 尼科斯·卡赞扎基 著
王振基 范仲亮 译

ALEXIS
ZORBA
NIKOS
KAZANTZAKI





0455930

希腊奇人佐尔巴

[希腊]尼科斯·卡赞扎基 著

王振基 范仲亮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6252/01

(京) 新登字172号

NIKOS KAZANTZAKI
ALEXIS ZORBA

by Helena kazantzaki et Librairie Pien

希腊奇人佐尔巴

〔希腊〕尼科斯·卡赞扎基 著

王振基 范仲亮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32开本 11.25印张 235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

ISBN7-5059-1656-4/1·1134 定价: 6.80元

作者简介

尼科斯·卡赞扎基是当代希腊伟大作家，新希腊文学缔造者之一，1883年生于克里特岛伊拉克里雍，自青少年时代起笔耕不息，为探求真理，为捍卫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他在最后的一部书稿《一生的总结》中写道：“我一生中，不断受到‘攀登’这个词的催促和鞭策。机遇使我成为克里特人，生在为解放而斗争的关键时刻。从幼年起我就意识到有比生命更宝贵、比幸福更美好的一种价值，就是自由。把自己从什么东西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呢？我逐渐理解到，首先要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然后从异族的专制统治下形成的愚昧、险恶、妒忌、恐惧、懒惰和虚荣中解放出来，最后是从一切偶像，包括人们最尊敬、最爱慕的偶像中解放出来。”又说，“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心目中的斗争概念超出了克里特岛和希腊，并穿过整个人类历史，在一切空间和时间展开。斗争不仅发生在克里特与土耳其之间，在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上帝与魔鬼之间都在永不休止地进行着。”他认为1913年乔治亲王在克里特登陆（象征克里特解放）和在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庆祝盛典（卡赞扎基当时是应邀参加的唯一希腊客人）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两个伟大日子。

希腊遭受异族侵略和占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度过四百

多年。灾难深重、国土分崩离析，人民反抗压迫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相继不断，直到1821年始获独立。作家的故土克里特岛地处希腊海域，位于地中海东端的咽喉要地，由于西方列强觊觎相争，土耳其苏丹仍保留其统治，直到1913年土军在巴尔干战争中溃败，克里特才回归希腊版图。

卡赞扎基生长在异族奴役下的克里特，与克里特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熟谙岛上的一草一木，幼年备尝战乱颠沛流离之苦。他的父亲和祖辈都是历次武装起义的参加者。所以他说：“我的肺腑已变成了克里特，只需作茧就能把小说写下去……。”于是他写成多种巨著，其中震动世界文坛的几部小说，如《自由或死亡》、《耶稣重上十字架》、《希腊奇人佐尔巴》等都是以克里特为背景展开的画卷。

作家早年在家乡和那索斯岛上学，毕业于雅典大学法律系，曾潜心研究基督教，负笈巴黎就学于哲学家柏格森门下，研究了尼采和佛学。他先后在欧洲各国游学五年，除拉丁文和古今希腊语外，还精通五种外语。1906年发表题为《时代病》的论文和富有浪漫色彩的小说《蛇与百合花》，已显示出他的文学才华。

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为争取克里特回归祖国、反对外国干涉和强加于希腊的君主政体、争取政治革新、反对地主和封建官僚等一系列政治斗争。

本世纪初发生现代希腊语 (demotilei)与古希腊语争夺文学和学校阵地的长期激烈斗争。每次极右派得势，就把现代希腊语从学校排除出去，让学生学习佶屈聱牙的古希腊文，以便于实行他们的愚民政策。1910年卡赞扎基定居雅典，参加编辑

进步杂志《努玛基》(Noumas)积极参与捍卫和推广现代希腊语的《教育协会》工作,开始进行西欧及古希腊名著的翻译。

1912年,他志愿参加反对土耳其的战争。1916年成为《政治、社会科学学会》会员。1917—1918年九月邂逅佐尔巴,并同他合作开采一个小型的褐煤矿。1918至1920年在社会党组织的政府中任公共福利部总务司长,率领代表团前往高加索和苏联南部,把那里的150,000希腊难民带回祖国安置。

1923年作家在柏林切身体验到战后德国人民的苦难,完成了一部名为《苦行》的理论著作,接触到一个共产党人小组,从此深信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人类。

1925至1929年间,他三次访问苏联,最后一次历时一年多,深入研究苏联的现实。他向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甚至想留在苏联参加缔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写了两部游记和一部小说体的真实报道。他崇敬列宁,把他看作是精神和道义斗争的领袖,作家认为意识形态应为人民服务,“应根据每个国家、个人所处的位置,采取不同形式的共产主义。”

卡赞扎基1928年在希腊曾因宣传苏联遭拘捕和起诉。他为此写了一篇激昂有力的辩护书,语言铿锵,至今读起来仍十分感人。他立足于本国,矢志为实现一个未来的美好世界而献身。他不停地写作,足迹遍及欧亚和非洲,出版了大量游记、诗歌、剧本和小说。

他的巨著《奥德赛》,是继古代希腊诗人荷马之后的一部现代英雄史诗,经十四年七易其稿而后完成。卡赞扎基用现代希腊文创作,采用新的韵律,吸收大量的民间语言和民间故事,赋予人物以新的形象。1938年出版后遭到国内文人的强烈

非议，直到五十年代，美籍希腊学者基蒙·弗赖尔与作者合作译成英文版问世后才被公认为当代文学杰作。

1939年，卡赞扎基应英国文化协会邀请访英，1940年写了名为《英国》的书，其内容表明，在战火弥漫、乌云翻滚的日子里，作者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面对现实又高瞻远瞩，从未失去对人类光明前途的信心并明确指出历史赋予当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使命。

1941—1945年，德意军占领希腊，卡赞扎基夫妇被软禁爱琴岛，过着极艰苦的生活。但在此期间，他写出了名为《佛陀》的悲剧（此剧直至1978年才在雅典初次上演并受到观众极其热烈的欢迎）。创作小说《希腊奇人佐尔巴》，并着手写长篇小说《最后的诱惑》^①写了剧本《卡博狄斯特里亚斯》（1821年希腊独立后第一任首席执政，在他宣布把土地分给穷人的当天在教堂被刺）、《康斯坦丁·巴列奥略》（败于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个拜占廷皇帝）、三部系列悲剧《普罗米修斯》，用现代希腊文翻译但丁《神曲》、约尔根森的《圣弗朗西斯》、马基雅维里的《君王》。

1945年德军溃败，卡赞扎基为团结希腊社会党人积极工作，被推选为社会党高级会议主席，并任命为内阁部长，受政府委派同两名教授赴克里特调查德国法西斯罪行，但因受到英国人阻挠，工作无法进行。当时英国军人以解放者自居，凌驾

① 小说因其主人公耶稣·基督被描写为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并不是神而被批评为亵渎神圣。1955年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根据此书拍成电影，1988至1989间影片上映前后在舆论界出现了电影史上少有的轩然大波。——译注

于希腊政府之上。卡赞扎基不甘屈辱，愤然辞退，又因派别斗争，更无法继续政治活动。1946年他离开祖国，先在英国短期逗留，发表致英国文化界人士书，然后前往法国，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十一个月，因不愿领取高俸，陷于官方酬酢和会议而断然辞职，退居法国南方昂迪布岛，悉心写作，先后完成小说《兄弟相残》、《圣弗朗西斯》、《最后的诱惑》，悲剧《忒修斯》和《哥伦布》。

1952年，卡赞扎基身体不适，1954年确诊为白血症。面临死亡，他仍坚持工作，与美国学者弗赖尔合作，完成《奥德赛》英译本，并于1955年写完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一生的总结》（又名《向格雷科汇报》）。书中有常被人引用的一段名言：

祖先，给我下道命令吧。——做尽你所可能做到的！
——祖先，这不够啊。再给下道命令吧。——做你所不能做到的！

卡赞扎基忠实地执行了有叛逆性格的祖先格雷科（十六世纪西班牙画家，祖籍克里特）所下的这道命令，把自己比作耶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人间的苦难），艰难地向峰顶攀登，沿途洒下斑斑血迹。为了“实现一个公平合理的世界”，为了获得人类真正的自由与和平，他攀登上一峰又一峰，履行他的作家职责。

1956年他被授予世界和平奖金。他崇敬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曾于1935年作为记者访问过中国和日本，著有《中日纪

游》一书。1957年6月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率领希腊作家四人代表团再度访问我国，实现他渴望已久的中国之行。当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代表团时，他问到中国对克里特近邻塞浦路斯问题的态度。两者有相似的命运，问题一直未获解决。他热切关怀新中国的变化，目睹我国独立自主，欣欣向荣，人民面貌焕然一新，今非昔比，感慨极深。他身患痼疾，十分疲惫，仍坚持记录或请其夫人笔记，为写《二十年后》一书准备素材。不幸在返欧途中病情加重，救治无效，1957年10月26日在德国弗赖堡逝世。

希腊出版的《卡赞扎基全集》共二十六卷，其中一些代表作已有五十多种文字的译本^①，深受世界各国读者欢迎，有的被改编成戏剧，谱成歌剧，或拍成电影。1983年2月18日，世界上许多国家为纪念卡赞扎基一百周年诞辰举行了多种活动。就在这天，筹备多时的尼科斯·卡赞扎基博物馆的盛大落成典礼在伊拉克里雍隆重举行。

译者

1990年6月

① 《自由或死亡》、《耶稣重上十字架》两书中译本已由我国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译注

《希腊奇人佐尔巴》序*

我一直想写关于我非常喜爱的一位老工人——阿历西斯·佐尔巴的传奇。

我一生从旅游和梦幻中得到极大裨益，少数几个人——仍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对我的斗争有所帮助。不过，如要问我谁在我心灵中留下烙印最深，我大概可以举出三、四个人来：荷马、柏格森、尼采和佐尔巴。

荷马是一只高超、明亮的眼睛，像太阳似的，光辉四射，普照万物。柏格森把我从青春时期为之困扰而感到迷惘的一些哲学问题中解脱出来。尼采使我增添了新的苦闷。而佐尔巴却教给我热爱生活和不怕死。

如果叫我在世界上选择一位导师的话，我肯定选择佐尔巴。他拥有的一切正是一个知识分子所求之不得的：原始的眼睛像飞箭般扑向猎物；创造性的纯真——使他每个早晨遇见什么东西都像初次看到，使日常生活中的永恒事物——风、海、火、女人、面包，样样变得洁净无瑕。一双稳操胜券的手、一颗清新活泼的心、嘲弄自己的勇气（仿佛他有一种内在的超越

* 译者接到卡赞扎基夫人寄来的这篇序言没有注明日期。《希腊奇人佐尔巴》一书，作者于1941年进行创作，估计序言当写在书成前后。——译注

自身的力量)。还有他那出自一个比肺腑更深的泉源的咯咯狂笑声。这狂笑声在关键时刻从佐尔巴的老迈胸膛及时涌出，而冲破人们在惶恐中为了保全自身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一切道德、宗教和爱国主义的樊篱。

当我想到多少年来为了满足心灵上的饥渴，从书本和导师们那里获得的食粮，把它拿来与佐尔巴在几个月中使我享受到的丰厚盛餐相比，我几乎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和悲哀。我们的巧遇使我感到白白浪费了一生。我很晚才遇到这位“老人”，我身上内在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得到挽救的了。巨大的转变、意向的根本转移、火的净化、洗心革面，已经不可能，为时过晚。因此，对我说来，佐尔巴不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指导性的生活模式，而只得降格为一个文学题材，让我用来填满几页纸张。

把生活转变为艺术这种令人沮丧的特权，对肉食动物来说是可悲的。热烈的情感找到一条出路而离开了胸膛，心灵便得到慰藉，不再苦闷，不再感到需要进行肉搏而直接投身到生活和行动中去。情感化为烟圈在空气中消失而自鸣得意。心灵不仅欢喜而且感到自豪。它把瞬息即逝的时刻——有血有肉的时刻——变成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永恒的东西，视为一项崇高的业绩。于是佐尔巴这样一个骨肉丰满的人，在我手中变成纸墨。事实上，这正与我的意愿相违。佐尔巴的故事从我肺腑深处开始，逐渐在我心中形成。

起初是一种音乐旋律，令人激动的欢乐和悲伤，仿佛一个异物进入我的血液，我的肌体奋起迎战，去征服它，吞并它。然后，词句跑来聚集在这个核心周围，犹如在哺育一个胚胎。

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遗忘的欢乐和悲哀重现，生活进入一种较轻松的气氛，于是佐尔巴就成了一部传奇。

我当时还不知道应赋予这个佐尔巴的故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一部传奇式的小说，一首歌曲，一个复杂的东方寓言故事，还是一篇叙述我们在克里特岛一段海岸上生活和采掘褐煤的枯燥记录？我们两人都很清楚，我们采矿的实际目的是掩盖人们的耳目。我们急着等待太阳下山和工人下班，就可以躺在岸边，吃美味的农家菜肴，喝强烈的克里特酒并聊起天来。

绝大部分时间我不说什么。一个知识分子在一个巨人面前能说什么呢？我听他讲述关于他那在奥林匹斯的乡村、那里的雪和狐狸、保加利亚的游击队、圣索非亚、褐煤、白云石、女人、上帝、爱国行动和死亡；而忽然间，当他感到冲动而辞不达意时，他就蹦起来，在粗糙的海滩石子上跳舞。

他年纪大了，瘦骨嶙峋，腰杆笔挺，头向后仰，一双圆圆的鸟儿眼睛。他跳舞，尖声叫喊，用他的大脚砸着岸边，海水溅到我脸上。我一听见他的声音，更确切地说他的叫喊，我就感到生活有了意义，我就感到要把自己投入生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限于观察，像个吸鸦片的人似的靠纸和笔进行活动）。到了午夜，我就看见佐尔巴跳舞，像一匹奔马般嘶鸣，呼唤我跳起来，跳出节制习惯的舒适躯壳，和他一起踏上远大的征程。但我仍然停止不动，只是颤抖。我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感到自惭形秽，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敢涉足于疯狂的最高形式，也就是生活实质所要求的行动。但是，我从来没有像在佐尔巴面前感到惭愧得那么厉害。

一天拂晓，我们分手了。我出国又是为了那不可救药的浮

士德式的求知病。他往北去，到了塞尔维亚，靠近斯科普里的一座山里。据说他在那里发现一个丰富的白云石矿脉。他得到一些富人的资助，购置器材，招募工人，挖掘坑道，爆破山石，修筑道路，引水入山，建造房屋。他老当益壮，娶了一个名叫柳巴的美貌妻子，还添了一个孩子。

一天在柏林，我接到一封电报：“我发现一块最美的绿石，速来。佐尔巴。”那正是德国遇到大饥荒的时候。马克贬值，顾客需要拿上一袋子百万计的马克才能买到一点东西。进饭馆吃饭就要把纸币塞得满满的皮夹子掏空付帐。最后，一枚邮票面值一千万马克的日子终于到来。

饥寒交迫、衣衫褴褛、敝屣穿孔，德国人的双颊由红润变灰黄。秋风吹过大地，人像落叶般倒毙街头。人们惯于给孩子一小块橡皮咀嚼，好让他们一时忘却饥饿，停止哭嚎。警察在桥头巡逻以防止母亲们抱着孩子一起投河。

冬日严寒，大雪纷飞。住在邻近房间的一位汉学教授用远东练功的方法取暖。他手执毛笔，高悬手腕，与胸部形成三角，抄写中国古诗或孔夫子的箴言。他常对我说，这样可以在几分钟内使腋窝出汗，温暖全身。

我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日子里接到佐尔巴发来电报。开始我很生气。千百万人因为得不到一块面包来支撑他们的灵魂和肉体在蒙受屈辱，而这里的一封电报却邀请我作千里之行去看一块美丽的绿石。让美见鬼去，我心里说，美是没有心肠的，不关心人间的苦难。但忽然间，我大吃一惊，我的怒气消了，害怕起来，我觉得佐尔巴的野蛮叫声得到了另一个存在于我内心的野蛮叫声的响应。我内心的一只猛禽振起翅膀，就要起飞。

可是我没有离去。我是不敢。我没有乘上火车。我没有听从我内心中生气勃勃的超凡的呼叫。我没有做出一个不理智的勇敢行动。我听从了理智的冷静而慎重的平凡声音。我拿起笔来写信向他解释……他在回信里说：“很遗憾，老板，可你是个知识分子。可怜的家伙，你本来也可以有机会一辈子才能看到一回这美丽的绿石的，可是你看不到了。上帝啊，当我没有事的时候，我就常纳闷儿：有地狱还是没有地狱呢？可是昨天接到你的信我就说：‘对知识分子来说，肯定有地狱’。”

我的记忆在活动，一幕幕往事呈现在眼前。让我们把佐尔巴的故事从头说起吧。就像五颜六色的鱼在夏季清澈海水中游过似的这个宝贵时刻，与他联系着的最有意义的事在心中闪耀。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在我心中消逝。佐尔巴接触过的任何东西都似乎变成不朽。然而这些日子里，我忽然感到焦虑不安。从我得到他的最后消息到如今已经两年。现在他已有七十多岁，可能在危险中。他准在危险中！不然的话，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意外地感到急迫需要整理出来关于他是怎样一个人，回忆他对我说过的话和他的所做所为，把一切捕捉住，固定在纸上。我仿佛要驱除死神，驱除他的死神。这，恐怕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追悼会。

一切历历在目，都是追悼会上所见到的。托盘上放着一个祭灵麦饼，饼上洒着厚厚的一层糖，用桂皮摆成的名字——阿历西斯·佐尔巴。我注视这个名字，而在认出这名字之前，克里特的湛蓝海水汹涌高涨，冲进我的心田。话语、笑声、跳舞、酒醉时的欢闹、忧虑，灯下闲谈，一双温情又轻蔑的圆圆的眼睛仿佛每一时刻都既向我表示欢迎又向我告别。当我看见

那华丽的祭品时，又想起其他的形象。从一开始而事实上与我的意愿相违的是，另一个影子和佐尔巴的影子纠缠在一起。这是一个不期而遇的、被吻过成千上万次的、浓妆艳抹的堕落女人。我们在面对利比亚的一个克里特沙滩上碰见了她。

人的心就像一个封闭的血坑，一旦打开，所有挤在我们周围的饥渴的、忧伤的影子，都跑来吸血，以求再生。它们跑来喝我们的血，因为它们知道不会有其他的复活机会。今天佐尔巴大跨步走在别人前头，把其他影子甩在一边，因为他知道今天的追悼会是为他举行的。

让我们给他一点我们的血。让我们尽一切可能使这个不可思议的爱吃爱喝的人、工人、女人的情人和流浪汉能够活得长一些。他是我一生中认识到的一个最伟大的心灵、最坚实的躯体、最自由的呼声。

尼科斯·卡赞扎基

第一章

我和他在比雷埃夫斯初次相遇。我到码头去乘开往克里特的轮船。天刚亮，下着雨，刮着一股强劲的西罗科风^①。浪花飞溅到小咖啡馆。镶玻璃的门关着，室内空气污浊，充满人臭和鼠尾草煎汁味。室外，天气寒冷，窗玻璃上蒙上了一层水气。五六个身着棕色羊皮短袄的水手，在这里熬了个通宵。他们喝咖啡或是鼠尾草煎汁，隔着水气蒙盖的窗玻璃望大海。被海浪冲昏的鱼儿，躲到海底深处，等待上面恢复平静。渔民也都挤在咖啡馆里，等候风浪平息，鱼回到水面上来吞饵。舌鳎、伊豆鲈、鲷鱼从它们的夜间旅行归来。天亮了。

镶玻璃的门开了。一个秃头、光脚、身上沾着泥、皮肤黝黑的矮胖码头工人走了进来。

“嗨，科斯坦迪，”一位身穿天蓝色宽袖长外套的老水手喊道，“怎么样了，老家伙。”

科斯坦迪啐了一口唾沫。

“你说我能怎么样，”他烦躁地答道，“早晨上酒吧，晚上回家。早晨上酒吧，晚上回家！我就是这么过日子。屁工作也没有。”

① 欧洲南部从利比亚沙漠吹来的一种常带沙尘，间或带雨的热风。——译注。

有的人笑了起来，有的人摇着头骂街。

“世界就是个终生监狱。”从看木偶戏悟到哲理的一个蓄着小胡子的人说，“不错，一个终生监狱，真见鬼。”

淡蓝色的晨曦穿过肮脏的玻璃，进入室内，射在人们的手、鼻、额头上，照亮壁炉上的酒瓶。电灯显得暗了。熬了一夜而昏昏欲睡的店老板伸手把灯关掉。

一阵沉默。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望着外面的晦暗天气。人们听到惊涛拍岸和室内几个水烟筒发出的汩汩声。

老水手叹了口气说：

“唉！莱莫尼船长不知会怎么样，愿上帝保佑他！”他朝大海狠狠地看了一眼。

“喔！这个制造寡妇的东西。”他吼叫着说，一面咬他的灰色胡子。

我坐在一个角落里，觉得冷。我又要了一杯鼠尾草煎汁。我感到困。我和睡欲、疲倦、天蒙蒙亮时的孤寂感做斗争，通过水气蒙盖的玻璃看码头。它已苏醒，各种船只的汽笛在鸣响。赶大车的和船夫们在呼喊。看着，看着，海、雨和离别交织成了一张无形的网。网眼收拢，把我的心裹缠起来。

我注视着一艘大船的黑色船首。整个船体仍浸沉在黑暗之中。雨在下。我望着连接天空和泥泞地面的雨柱。

面对这艘黑色的船、阴影和雨，凄凉之感油然而生，引发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挚友的容貌在淫雨和阴郁的氛围中显现出来。不就是去年？另一种情景？昨天？那我是什么时候下到这个码头与他话别的？我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天蒙蒙亮，还下着雨。当时我的心情也很沉重。